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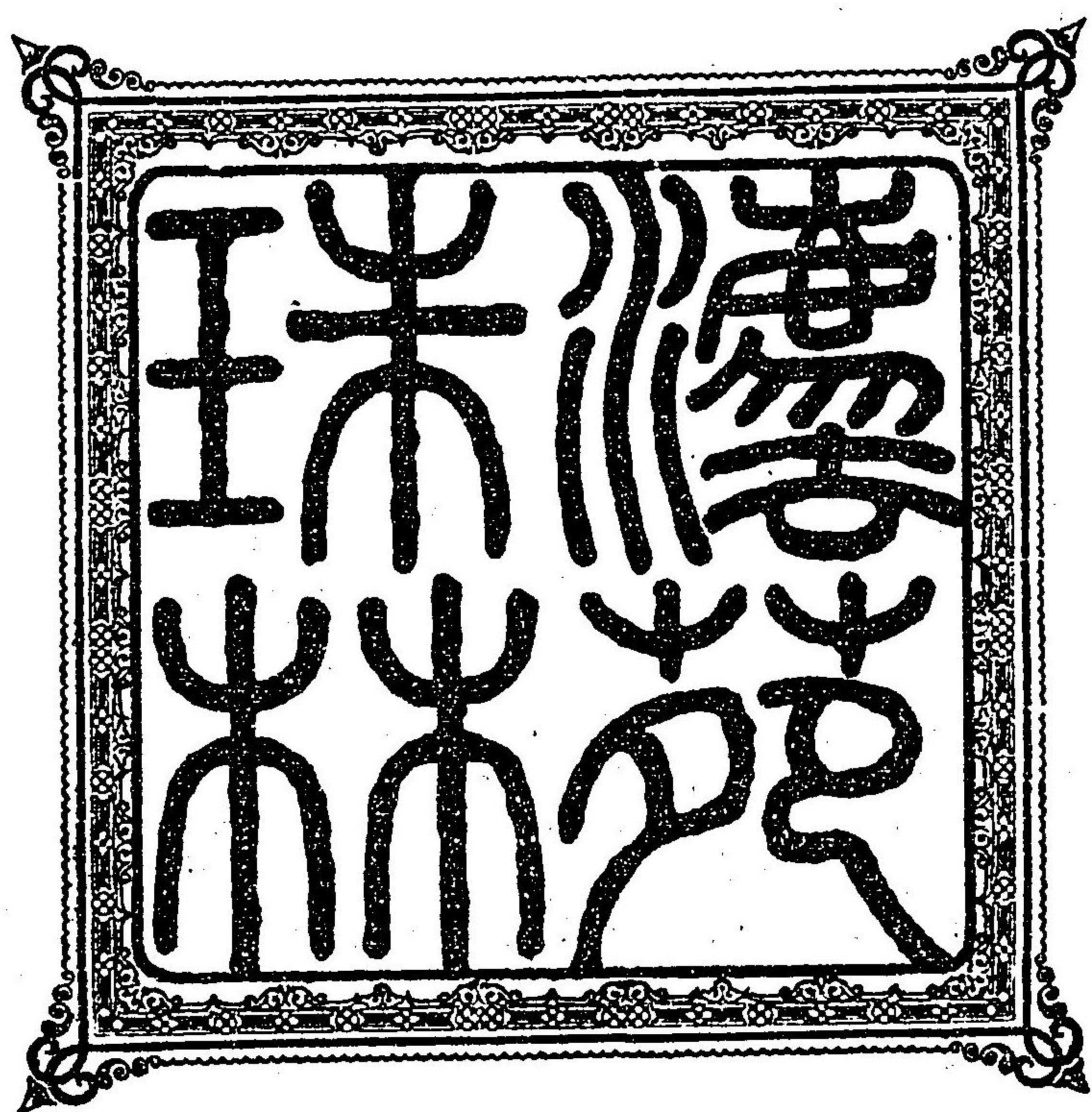
10  
27

校訂  
法苑珠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東泉園書館				
冊	號	架	函	類
10	27			

從第八十七第十三



按去地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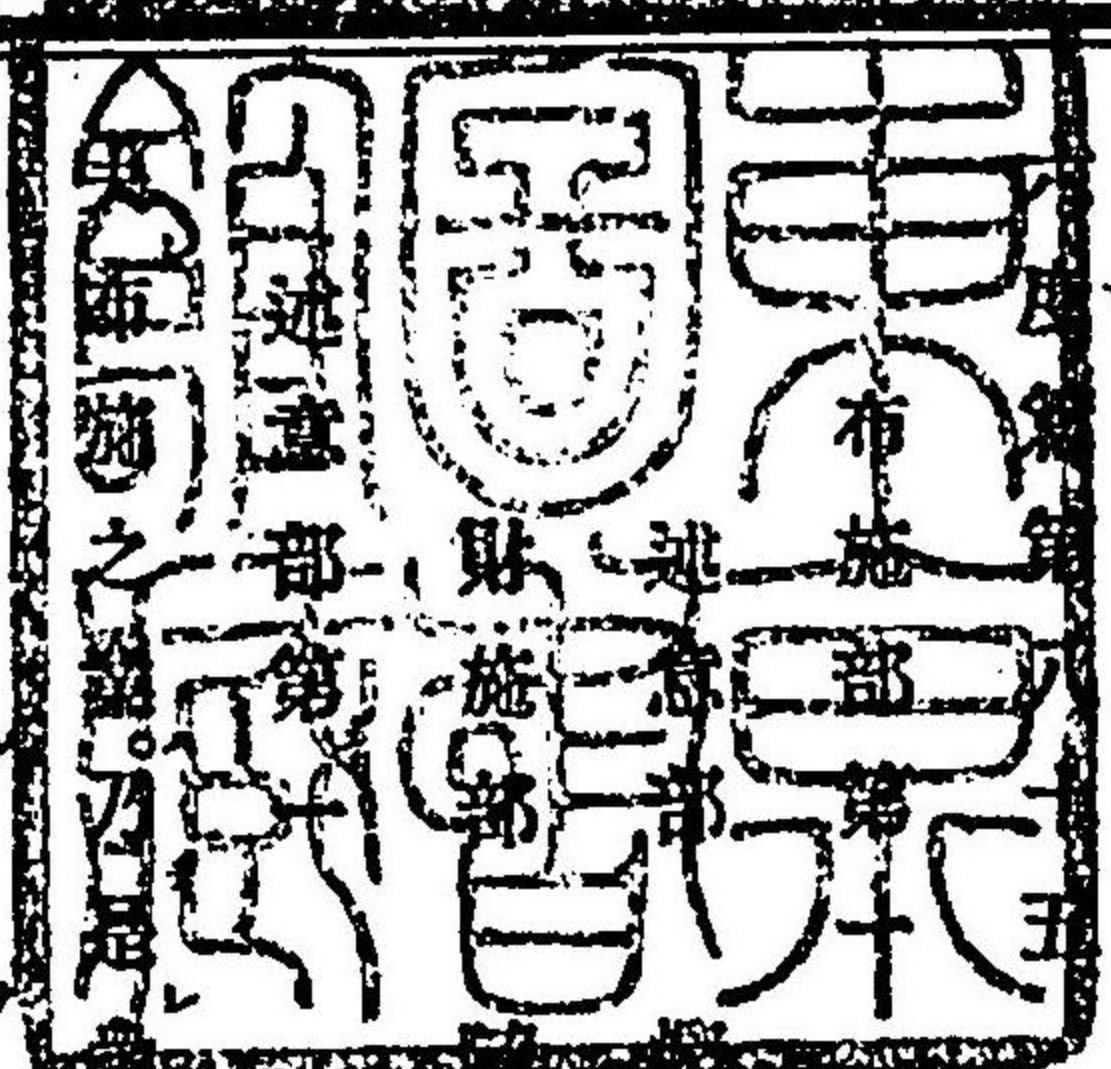
№ 750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麗會〕

獨食一本  
作獨園



- 此有六部
- 此別二十一部
- 佈施部
- 財施部
- 喜部
- 施福部
- 局施部
- 通施部
- 法施部
- 量境部
- 觀田部
- 相對部



須達摩王。施白象而無惜。尙能濟其厄難。忘己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饑羸之命。尸昆割股以代鷹鷄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資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尙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衛。比見凡愚。倍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常憂不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閱臆。眷屬乖離。親朋隔絕。其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響。寔由慳貪爲本也。

慳僞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稱言是我有。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刀風解其體。無復出入息。貪賊隨善惡。受報甚苦辛。將至受罪處。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犍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道。是故有智者。應當念知足。惜財不布施。藏舉忍人知。捨身空手去。餓鬼中受苦。餓渴寒熱等。憂悲常煎炙。智者不積聚。為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本布施。急性多瞋怒。不依正憶念。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頹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為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為欲而施。二為瞋而施。三為癡而施。四為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悋。復離五

本一本作大

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難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難得大報。身常痛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難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痛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其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眾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訾。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少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夫。勸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既夫悋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

多少一本作多人

無其身一  
本作無有  
身

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常患饑渴。受大苦惱。畜生中。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餓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顯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慚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既生之後。饑渴燒身。處處奔走。呻吟嗥噉。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顯餘氣。以自活命。故知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至水脚。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脚。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瀉。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麩。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雖當無此塵許。麩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繫。一指計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雖現貧窮。無其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及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

有大居士。字曰瓊茶。饒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裘。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犂耕田。七盤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賈賤共爭。各是我福力。瓊茶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佛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轉七返。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部第四

不見一本  
作不見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饑饉豐樂。不現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為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為是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復更作。

撰波一本  
作過波〇  
神天一本  
作神夫

所在一本  
作在所

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治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鳥。鷓鴣耶。所有  
毒者。為從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爾。若行  
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  
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  
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為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孛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  
計劫時。有大國名。為葉波。其王號曰濕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諸神。天人便  
覺有娠。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為須大孛。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  
大。王為納妃。名曼地。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思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  
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瘡痍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自王。欲從大王乞求  
一願。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  
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策珍寶。  
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  
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所在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  
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  
諸臣咸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糧。王即給之。王便語言。

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  
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為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求。  
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黃泉。布施之  
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至。殿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  
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  
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  
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  
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祝願太子。共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  
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  
然。今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何。太子如  
是。布施中藏。日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將欲  
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慙愧。王即隨此大  
臣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徒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自王。不敢違教。復願布施七日。展  
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  
也。太子自言。不敢違。王教令。我自私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二萬夫人共

我及兒女  
一本作求  
是物之

如死一本  
作而死

作七一本  
作以七

惜一本作  
恚

御一本作  
卸

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  
萬民歡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是乎太子具答因緣是故逐我曼垢言使國  
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當僑樂何能  
忍是妃答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旛為幟火者以煙為幟婦者以夫為幟我但依怙  
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我及兒女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爾者大  
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母聞  
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  
心何能不被如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為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珠各一貫以奉太  
子四千大臣作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  
共送太子觀者皆惜垂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  
乞馬太子即御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  
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與卿有所愛惜  
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  
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  
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無所有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

還下一本  
有顯字  
阿州陀一  
本作阿周  
陀下同

隨入山檀特山去乘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遠遠行在澤中大苦饑渴初利帝釋即於曠澤化  
作城郭伎樂衣食備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  
甚極可暇止此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  
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特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  
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寒衣而度即心  
念言水當澆灌殺諸人畜即還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  
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嶽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  
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州陀  
年五百歲有絕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州陀言  
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復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  
乎太子未答曼垢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為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垢言計有吾我何  
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乘波國王太子須大孳不道人言  
我數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孳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  
衍道人言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  
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為飲食即作艸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

且婦一本  
作既歸

何不一本  
作無不

年七歲。著卿衣。隨父出入。女名屬琴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祝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嚙說其婿。持水且婦語其婿。言我適取水。年少調我。為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不笑我。婿言。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為我索奴婢者。我當便去。不復共居。婦復言。我常聞太子須大鞞坐。施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時婆羅門即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處。即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遙見。甚大歡喜。迎為作禮。因相慰勞。問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乞巧。太子言。我不與卿借。我所

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為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何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率授與地。為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請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國王種。為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為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

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為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處。號呼自撲。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鞭之。兩兒言。莫復擗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謂我。母捨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右目復瞞。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果為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敗其善心。便化作獅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艸屋。處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為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躡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耶。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衛。汝作婆羅門女。字須羅。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買汝五華。欲以散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為卿妻。我於爾時。與汝要言。欲為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以兒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



而下一本  
有作字

即下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諸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為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帝釋。故來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兒去。婆羅門還。賣著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饑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王釋言。當如前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解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婦逆罵之。何忍持此面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心。搗打令生瘡。身體膿血。促持。街賣。更求使者。增隨婦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至棄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門言。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迷太子意。不如白王。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遙見兩兒。莫不哽噎。王問。何緣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從太子乞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不肯就抱。王問。婆羅門。買索幾錢。婆羅門未答。男兒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牝牛

解脫一本  
作度脫

此面一本  
作此兒○  
促一本作  
捉○乃下  
一本有引  
字

而就王一  
本作而就  
國王○更  
一本作使  
○披一本  
作被

第一本作  
豈

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姝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一子。而逐之。澁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救我。抱汝。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是王孫。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王抱。是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更呼兩兒。兒便就王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欲食。披服何等。兒具答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便以王命。而告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忍。云何。我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卻繞七匝。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跟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為空。竭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逆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逐徙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寧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乘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為慈仁。國王及衆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

則下一本  
有釋字○  
朱一本作  
末○乞下  
一木有一  
字○解一  
本作檀

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付與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擊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闍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山中道人阿州陀者。今日提連是。時天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剎延者。今現羅漢朱利母是。時乞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今旃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婆羅蜜。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身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閑。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者能受。法施唯局聽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又未曾有因緣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唯願說之。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

法施如甘  
雨一本作  
施法如世  
雨

非彼人一  
本作是彼  
○於此上  
一本無者  
亦不施與  
若施彼所  
知獲十一  
字

施者為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為得無盡。智財施者為得身樂。法施者為得心樂。財施者為衆生所愛。法施者為世間所敬。財施者為愚人受。法施者為智者受。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處虛空。大悲為密雲。法施如甘雨。充滿陰界池。四攝為方便。安樂解脫因。修治八正道。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顯。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知義者。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處。若更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為法施。故我奉以法。施現世癡瘡。為除煩惱。猶尚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

道一本作

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礙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得。答。爲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忍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懇勸。歎法令其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萬行。皆藉智慧開道成勝。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萬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即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即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常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爲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爲四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爲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己所有。智及功德。爲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爲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

謂於他一本作謂爲於他

開示。言利行者。謂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厭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合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總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與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唯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常以嚴勸。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難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啼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泣。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勸。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具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時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後。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受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總持。無有忘失。

於時一本作於是

要下一本有食字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麗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施度量境部第六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應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令資翫。要必有離。如蜂作窠。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為眾生故。率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眾生。求毒火刀酒。煤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求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

經令一本  
作經令

求一本  
作到一本  
作不得到

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喚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踏。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腳踏。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還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成佛一本  
作施佛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陀洹。得無量報。向斯陀含。亦無量報。乃至成佛。亦無量報。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樂。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己。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簡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眾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

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爲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於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讓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氈。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即持此氈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氈。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爲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思愛心。施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部第八

留下一本  
有生字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下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甚少。三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常多樂施。得福增多。三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爲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爲施多。得福少。何謂施少。得福報多。者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爲施少。得福多。何謂施多。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屨。牀榻厨膳。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爲施多。其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爲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爲二俱清淨。除句財施部第九

簡上一本  
有字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少。如法之財。得福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眾生。故。三。罽羅機網。不以施人。惱眾生。故。四。刀杖箭。不以施人。害眾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涕唾。膿血。汗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不如法和應。棄者。謂不慈。食雜。汗。不肉食。不酒。飲雜。汗。如是。和合。不如法者。勿以施人。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羈絆。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為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為繆絡。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槃荼。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恨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愎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強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又優婆塞經云。若惱

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痛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痛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訛謬。競與齋講。強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為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為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總撥妄生。譏謗。抑遏。前福。又無性。誣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慧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為。如有頌言。

彼一本作

如母乳嬰兒。一經月無倦。嬰兒喉若閉。乳母欲何為。

寧使貧乏於財位。遠離惡趣諸惡行。勿彼富貴亂諸根。令感當來衆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為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鹹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請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毼被。薪火。喫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饑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畧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為食吐。衆生食。已吐施。是名內外施。除上

內外施一本作內施

隨下一本  
有時字

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為衣食故。繫屬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利養。但為無上菩提。為安樂眾生。為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眾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眾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詔曲心。讚歎法師。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為。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為惡。若為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給妻子奴婢。衣食。常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常

具戒成就  
一本作具  
足成就

此一本作  
禮次同

生憐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陀羅尼。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戒成就。無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若以衣施。具清淨。色除慚愧。故。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眼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吝惜。為得無上菩提。度眾生。故。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咸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坐。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咸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眾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眾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眾生。真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為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

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為滿足。於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我求無上勝菩提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入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其醫占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皆涸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酒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因緣。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一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

並普一本作

怒伽一本作怒伽

亦一本作恒○樂一本作陪次同○自一本作○有一本生○那夜一本作夜

倉儲以土為甃。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內。德勝歡喜。擲倉中土。名為甃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世。號阿怒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眾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所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眾僧食訖。此婢掃地。冀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眾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右手尋常急拳。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拳。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為摩手。手即自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有。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耶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無窮盡。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埽中。得一銅錢。布施眾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為王女。緣昔一錢。布施眾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又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



恒一本作

得為人一本作得為夫人

拾得兩錢。每常保借。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祝願。上座不聽。自爲祝願。復置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當知彼僧便爲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言。我先所賤。王見洗拔。得爲人。次願聽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祝願不自祝願。夫人念言。前兩錢。施時爲我祝願。今載珍寶。不爲祝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爲祝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滋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栴延。所說其因。

恒一本作

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買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常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部第十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爲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乘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麩。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計。麩耶。雖有一日不食。三搏。妙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厭。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

等若一本  
作等若

天地一本  
作天下  
上樂一本  
作上道

開解一本  
作勝妙

波斯匿王食時亦祝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隨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具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搥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饑渴等。若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地。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樂。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眾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難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難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噉者。不以為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為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雖信是語。設有惡食。有饑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解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與眾生。況餘好財。是

人於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悒悒。況復財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受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為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憫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眾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為喻。救眾生者。見眾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軟。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為之墮淚。二見苦惱眾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為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眾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眾生。無財施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聲。為之墮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言時。悲泣墮淚。不能自比。乞者言足。爾時乃止。菩薩修行施已。眾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眾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為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眾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

自比一本  
作自止

者爲三。飲食衣服湯藥卽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爲三。卽是財法無畏施也。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爲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艸。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踊躍歡喜。無可爲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降伏慳悋。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聚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爲四衆之所愛樂。七處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徧於諸方。九手足柔軟。足掌坦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三入大衆時人所崇敬。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爲菩提作上妙因。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慧施。乃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尙不憚惜。況於小物。是名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慧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

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又十住毘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卽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發菩提心。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悋。受者用時破他慳悋。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鹿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第二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戒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借水。越度大海。號曰半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裏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事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取職就就。豈可放縱心馬。不加善勸。馳騁情殺。都無制鎖。浮蕩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兇黨更相扇動。備造管環。無慚無愧。不差。不耻。日更增甚。轉復沈浮。似若葦蕪。艾蒿枝葉。皆苦。訶梨。菓樹。徧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過。痛傷難忍。於是緩湯奔沸。猛氣衝天。鐵炭赫曦。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寔由毀戒也。

戒復一本  
作取復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殺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脊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自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爲困急。賣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我身命。不犯戒。而飲此酒。卽說偈言。

我身命一  
本作身命  
終

怪哉臨命終。破我戒瓔珞。以戒莊嚴身。不用殞葬具。人身既難得。遭值戒復難。願捨百千命。不毀破禁戒。無量百千劫。時乃值遇戒。閻浮世界中。人身極難得。雖復得人身。值正法倍難。時復值法寶。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戒寶入我手。云何復欲奪。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殺敗。卽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毀戒令墮墜。捨戒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勤習戒根。乃欲見劫奪。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爲重。今欲強毀我。不得名爲親。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弟卽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心護持。便為違大慈。草頭有酒滴。尚不敢嘗觸。以是故我知。酒是惡道因。在家修多羅。說酒之惡報。唯佛能分別。誰有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惡行。唯酒為根本。復墮惡行中。往者優婆夷。以酒因緣故。遂毀餘四戒。是名惡行數。酒為放逸根。不飲閉惡道。能獲信樂心。去慳能捨財。首羅聞佛說。能獲無量益。我都無異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軍捨百千金。不毀犯佛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假使毀犯戒。壽命百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滅。決定能使差。我猶故不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即獲見真歸。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為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為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一其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為十。一者於諸眾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諸眾生。不與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眾生。不起惡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患。善能忍受惡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吝信財。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現實德相  
一本作詐  
現實德現  
實德相

不起惡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患。善能忍受惡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吝信財。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買客入海探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版。上座比丘不得版。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版。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版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瀾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滋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愛。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全濟。爲隨佛語。勝。無量功德聚。名稱徧十方。軀命極鄙賤。云何違聖教。我今受佛戒。至死必堅持。爲順佛語。故奉版遺身命。若不爲難事。終不獲難果。我若持此版。必渡大海難。若不順聖旨。將沒生死海。我今沒木虎。雖死猶名勝。若捨佛所教。失於天人利。及以大涅槃。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版。持與上座。既授版已。於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自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厄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實是苦行者。號爾爲沙門。汝實稱斯名。由汝德力。故衆伴及財寶。得免大海難。一切安隱出。汝言誓堅固。敬順佛所說。汝是大勝人。能除衆患難。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見歸能持戒。斯事不爲難。凡夫不毀禁。此乃名希有。比丘處安隱。清淨自謹慎。能不毀禁戒。此亦未爲難。未獲於道迹。處於大怖畏。捨己所愛命。護持佛教戒。難爲而能爲。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

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身分受苦惱。更無餘方便。唯以命代彼。若言他持去。此言復不可。設自得無過。不應作妄語。我今捨身命。爲此鵝命。故緣我護戒。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遠。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園。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即自歛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圖耶。比丘答言。不共汝圖。我自共結使圖。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墮地如乾薪。當使人稱美。爲鵝能捨身。亦使於後人。皆生愛苦惱。而捨如此身。聞者勸精進。修行於真道。堅持於禁戒。有便毀禁者。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四向願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姪盜捨身命。如是不可數。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虛受苦。爲戒捨身命。勝於毀禁戒。假欲自擁護。會歸於當滅。

不如為持戒。為他護身命。捨此危脆身。以取解脫命。我著糞掃衣。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何因緣故。乃當作盜賊。汝宜善觀察。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撻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鵝活。今我命未絕。鵝在我前死。我望護汝命。受是極辛苦。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以買鵝。我亦作是意。捨命欲代鵝。我得最勝心。欲全此鵝命。久住常安樂。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珠已。便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似灰覆火。我以愚癡故。燒然數百身。汝於佛標相。極為甚相稱。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火所燒。願當暫留住。

買一本作 救

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按地還得起。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遭是極苦難。不作毀缺行。不遇如是惡。持戒非希有。要當值此苦。能持禁戒者。是則名為難。為鵝身受苦。不犯於禁戒。此事實難有。懺悔既訖已。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羣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咬。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誠言。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稱意而獲得。名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以其毀禁戒。損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堅持禁戒。斯事為其難。戒相極衆多。分別曉了難。如劔林棘叢。處中多傷毀。恐劣不堪任。護持如此戒。

其一本作 甚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首一本作

我等往昔來。造作衆惡業。或得生人道。竊盜淫他妻。王法受刑戮。計算不能數。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牛羊及雞犬。墜鹿禽獸等。爲他所殺害。喪身無崖限。未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爲護聖戒。故分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聞。爲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於此至沒命。假使此日光。暴我身命乾。我要持佛戒。終不中毀犯。假使遇惡獸。剛裂我身手。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我寧持戒死。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收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健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爲尼健。卽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爲賊所劫。慚愧爲草繫。如鉤制大象。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淡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卽說偈言。背脚用繫手。猶如鷄鷓翅。又如祠天羊。不動亦不搖。雖知處危難。

自一本作

獸住不傷草。如林爲火焚。整牛爲尾死。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力壯。無病似有力。以何因緣故。草繫不動搖。汝等豈不知。身自有力耶。爲我所迷惑。爲是苦行耶。爲自厭患身。願速說其意。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不敢挽頓絕。佛說諸草木。悉是鬼神宅。我等不敢違。是以不能絕。如似祝場中。爲蛇畫境界。以神祝力故。毒蛇不敢度。牟尼尊畫界。我等不敢越。我等雖護命。會歸於磨滅。願以持戒。死終不犯戒。生有德及無德。俱共捨壽命。有德慧命存。并復有名稱。無德喪慧命。亦復失名譽。我等諸沙門。以持戒爲力。於戒爲良田。能生諸功德。生天之梯。名稱之種子。得聖之橋津。諸利之首目。雖有智慧者。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卽爲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善哉能堅持。釋師子所說。寧捨己身命。護法不毀犯。我今亦歸命。如是顯大法。歸依離熱惱。牟尼解脫尊。堅持禁戒者。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二略引

梁沙門釋法聰

附沙門釋法充

南梁一木  
作梁南

後南梁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菴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微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園若舍。今巡山者。尚讀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時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兎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到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遶。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服棲止。行住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乞然不

惟過一本  
作過悔  
宮一本作  
官

動。便歸悔過。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荆州苦旱。長沙寺遺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是梁太初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上一本作  
垂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臺。自投而下。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卒也。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

時上一本  
有世字  
右二檢出  
唐高僧傳

忍辱部第三 此別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驛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無曠。且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憫為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

主一本作  
人

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能善根為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為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為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健馬。丈夫常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惡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為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常與慈救。而用觀察。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鳥。惡口罵晉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為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為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患。一觀一切眾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眾生常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何人。三觀唯法無眾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眾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眾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為。此苦而發於惡心。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祝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己可為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之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為眾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厭離生死。志求出世。是為依內。若乖斯行。翻為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為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寤真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己。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為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常須勉責己躬也。

志一本作

惡心一本作 作惡言

鳥一本作 象

與 與一本作

能 能一本作

白 白一本作

性一本作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二不念種性。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患。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為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又私阿三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為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尙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苦行者忍之。不應苦自言。亦不應起惱。聞聲恐怖者。是則林中獸。是輕躁衆生。不成出家法。仁者當堪耐。下中上惡聲。執心堅住者。是則出家法。不由他人語。令汝成劫賊。亦不由他語。令汝得羅漢。如汝自知已。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識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隣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將汝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啣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啣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斫身。由其惡言。應毀反譽。應譽反毀。自受其殃。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癡獷。言少誠信。佛勸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為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食飲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胃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乘澡盤中水。羅雲即乘。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

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忍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隨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受。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頓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不忍中箭。常以誠信。度無戒人。譬象調伏。可中王乘。

羅雲聞佛慈憫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禪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憐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投鉢中。羅雲合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斯須間。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鼻。鼻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惡凶惡。不思豈不然乎。還已自佛。言夫惡心之興。是己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

八萬四千歲。其毒乃終。魂神更受合毒。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螻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之時。常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頭。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後魂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頭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我伽吒。再三喚已。墮入地中。墮阿鼻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練。况復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犍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反一本作

其心如剛石。堅住不傾動。染著心已離。瞋者不反報。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伎樂。遊藏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為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驅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妹。應生厭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患。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則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言。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申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申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申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

時一本作

我亦不生一念瞋恚。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彼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時。使便自見。為羯利王。佛為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反以捨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合掌恭敬。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第四 此別四部

述意部 解望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味。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墮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聞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惱。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瘁。况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冥曹拷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恨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剎。一念一刹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厭離財色。幾心行貪著財色。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

場一本作

賦一本作快局

厭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常省三業。遞相誠助。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映颯。顧影馳走。不同驚畜。加諸杖捶。若不誠要。假他呵。反增纏惱。益罪尤滋也。

解望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棄身如糞土。解了無吾我。雖用財寶施。此事不爲難。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解望。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望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却

計一本作

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雖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名。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寤。即放沙門。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爲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計念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睡。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鬚髮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羣前 捨諸穢惡行 此名爲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常爲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常當勤加恭敬佛法之衆。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輻時。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跟欲留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足。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踢車輪。五態者。使人立持。輒摩身。掣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筵餒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遮合嚼嚙。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輻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跟。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跟欲留人。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踰車輪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輒摩身。掣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俛頭斜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反念。淫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遮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筵餒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遮合嚼嚙。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惡態。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使人一本作使人〇抄次同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爲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

八十一年  
本作十八  
年

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十二億歲。未曾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為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心作錐。長八寸。刺兩脚。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八十年中。未曾偃臥。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為小。心精進為大。外精進為小。內精進為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為小。意精進為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掃帚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帚忘掃帚。得掃帚忘掃帚。如此暗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

作本一本  
作善本

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誦讀。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衆作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招即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蠶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下盤其背。腹。德樂止驚。心中懍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汗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

之一本作  
乏

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  
自汗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汙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為昏迷。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入華還合。世尊般泥日。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莫呼佛常在。滅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隨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與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闕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鈎連。應裝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腥膻臭爛。鳥獸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灰筒色者。腫蟲吮啖。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證。比丘報曰。心之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逐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

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與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收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塚間。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誠殷勤。不得輕息。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疎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宅田。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迷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得因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為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持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婦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諷喻。令相慈愛。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婦已死。時婦涕淚。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慈愛。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為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

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為福。省己為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為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愛鉢羅華。不同於朽。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眾生。五念行。大悲拔濟。眾苦。六念。正定。聚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返本。八念。諸餓鬼。饑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眾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爇。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感應緣。六略引。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濬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願一本作  
願〇慈一本作  
本作助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丁無懼色。雇人開葺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乃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禪之處。至

微一本作  
微〇〇一本作  
本作累

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號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徙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探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裳頭安坐而卒。眾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折。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撒。飄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尙存。

願一本作  
願〇一本作  
願一本作  
願一本作  
願一本作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煖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祝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踞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詢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蟒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轉吹角。陵雲而去。赤

住下一本  
有時字  
室一本作  
空  
薩上一本  
有布字

怡一本作  
裕  
今住一本  
作命住

星下一本  
有現字

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巖高絕。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壑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巖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室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聽行道唱。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且見人著單衣。怡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作。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親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異。神僧聞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並下勅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且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感。無得親也。右此二驗出宋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比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

二更一本  
作五更  
阻一本作

標一本作  
楛

即一本作  
昂

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二更中。聞門巷間。噉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喝僧規。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鏡。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杖。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正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塹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檟棹。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仰。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官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珮印。綬玉版。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踳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所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在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

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愛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之。澹為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弔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悞。不革。頃之遂死。出此二說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為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常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倦。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綠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撮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齋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一人

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如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當戶邊有一木。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末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縣落泉寺。逢曇暉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窟廡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玆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而。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定。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藏仁。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聖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

准一本作

成一本作

感教一本  
作悲吼

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遊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戶。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透院空飛。聲喉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鳴逾甚。血沸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透院。虺貌兩宵。霧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洞塞。驚動人畜。恓惶失據。其哀感靈祥。曠能殫記。唐高僧傳。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第五 此別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頤陀部 利益部 禪定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隔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離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猨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惰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翳。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險獄。皆由放散情感。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其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禪定之感。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

翻一本作  
樹○樹一  
本○樹一  
誤一本作

禪定一本  
作禪定

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在象之無鈎。似藏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座。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今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惑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心職。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沈。則其主不明。今悔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噉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陷。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鏡。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惑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

低一本作

焉一本作

福盡德絕  
一本作  
其德滿

正一本作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達陀。首低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時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瘦。猶有姪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熏。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醜論。即懷憂感。吾唯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諸妓女。各自莊嚴。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勅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娛。奪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謠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樂之。復勅一臣。自今日始。著鍔持仗。拔好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自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此。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

即一本作  
既

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若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自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况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爲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爲道求於無爲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自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寤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爲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爲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禮敬請長供養既厭世苦不樂人間暫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即使鬼神於自城內爲造山水山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丈六卽於山麓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存焉

頭陀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卽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故名頭陀經論別明各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

令住一本  
作令供○  
勤一本作  
勤○有修  
一本作食  
修

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埽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中六者一阿闍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埽衣二著毳衣三著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埽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二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住三資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勤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有修善法者亦當効我九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中平等心卽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

防一本作

戒行一本作戒能行

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為具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闍語。故。八離行。功德。不求。思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隨衣。數中。十不為人所貪。著。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輕少。三無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防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起。十求坐臥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防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為足。五細戒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纏衣。數。二少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臥。五澀。澀。則易。六染時。亦易。七少有。蟲。壤。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

九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用。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三無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闍。諍事。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衆。闍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戲調。八心常。厭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寒熱。蚊虻。毒蟲。等。七不為。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闍行。處。又資。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闍。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為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愛。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闍。若處。當受。阿闍。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染心。不求。已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為知。衆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為知。衆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

衆心一本作衆生心



諸上一本  
有世二  
字〇思下  
一本有報  
疑下一本  
有智字  
施上一本  
有少字  
悔熱一本  
作惱熱

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與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其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憒鬧。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施功而得三昧。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悔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網。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又佛言。若有菩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摧我慢。二不求親愛。三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詔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患。九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為人信受。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

之。文殊尸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菩薩名樂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佛告樂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女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樂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乘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樂諸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故耳。

禪定部第五

如禪祕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爾時世尊而說。祝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師 毗闍羅闍 謁咄陀達陀 娑滿  
跋闍邏翅 久馳 陀邏囉茶 誓茶 遮利 遮利 摩訶遮利 摩訶摩利 摩訶勒翅 久馳 悉  
耽憚闍鞞 阿闍鞞利 究羽羽翅 久馳 薩婆陀羅尼翅 久馳 阿扇叔 提摩俱摩  
詣呀彌呀彌摩阿 摩娑禍阿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

法使一本  
作結使

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壞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隨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隨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破諸法使

感應緣六略引

晉沙門支曇闍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普常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令住一本  
作今住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闍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懸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闍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闍見闍怡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令往章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望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闍所叙暄涼訖闍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章鄉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闍即授之受法竟闍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闍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風間一本  
作夙間

伏一本作  
佛

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胡僧散華滿室覺便寤眙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寤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慧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淺痛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崖學徒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是時乞伏熾燾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稱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

樊下一本  
有會字

冠一本作  
冠○蓋結  
一本作焉  
承

汗香一本  
作汗出其  
汗香

竊。借據平城軍侵涼境。竊吳陽平王。枉請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竊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竊驚寤。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璽降詔。竊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冠天師。竊先得寵於竊。恐晃篡弒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巨害。竊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尙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且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

明一本作  
將一本作

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即絕也。明旦還。樞欲圖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空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祖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苦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事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竊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常。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叙之。竊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相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藏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且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申。申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聞維。積薪始。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贊曰。

大覺渺無像 惡應貴忘靖 一念會道場 空過萬劫永 信心虛東想  
遇聖靈西影 妙趣澄三界 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眞性理恒炳  
箱光奇淨世 遺德方化迥

受一本作

齊鄒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未居。鉅鹿之隈陶焉。性愛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而道機潛扣。歎厭世煩。一覽佛經。淚然神解。初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所受十六特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屨。氣嘘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令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陁曰。自慈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投深要。即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纒足。忽見婦人。弊衣挾箒。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詞還之。婦有慍色。以足踢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起。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其敵。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受法。道俗奔赴。禮祝填充。爲名利所纏者。說偈止之。悉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

令一本作

今師一本作令師

思言遇。今勅定州。今師赴鄒。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瓊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在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袖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置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蚌。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蚌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瞰。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裝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潤之。奄成雲霧。時或說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盤。獨在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尙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眞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愆。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咒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

身下一本有血字

裝回一本  
作排個

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慰殷勤。令依中國閣維之法。四部彌山。人乘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裝回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瓶塔。每有靈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彌厚。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為禪師弟子。常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師後教為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思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即樂禪伍。嘗隱居泰山。後奉勅。進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嘗登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焚身肌骨。總銷唯心。不爛。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應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慧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敬哲飲明。乃稱放助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常沒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繫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殆高崇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橫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脚常翹。五邊長炙。食草學牛。噉糞如犬。或盛談下諦。專譏中道之宗。或封執四章。豈寤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永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或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愚惑昏聩。庸魯頑疏。看指求月。守株俟兔。尙疑駝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將鬻鬻而不殊。徒譏語言。與猩猩而不

助一本作

崇一本作

草一本作  
圓一本作  
木外

看一本作  
著〇俟一

作本求〇  
變圖一本  
作權變

志一本作  
至下同

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凡是倒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滅。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尙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爲法故。尙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况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剋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志。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涅槃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剋身爲燈。氈纏。皮肉。蘇油。澀之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熾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

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為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難於無量恒伽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為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為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瘁。菩薩志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為患。菩薩為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經。為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餘財物。開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滋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為眾生故。志心聽法。不為利養。為眾生故。不為自利。為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為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徒陀山。有一野干。為師子所逐。墜一丘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飮師子 奈何死丘井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死丘井一本作死厄身

報一本作

復汗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報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為高座。野干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為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違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眾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為是業報。為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奈國。波頭摩城。為貧家子。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尙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願宿命。由受王位。奢淫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尙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

曰。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願宿命行十善道。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為羣。聞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為獵師所殺。生初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常。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眾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眾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眾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住。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眾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知煩惱資助。

無所住一  
本作無所  
著

作正直一  
本作住正  
真

而下一本  
無不字

宗一本作  
應○仲一  
本作○  
或一本作  
○自一  
本作○  
或一本作  
○自一  
微

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作正直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眾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擁護法師。如己君主。二擁護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人。菩薩復有四種無厭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無有厭足。三行慧。無有厭足。四行智。無有厭足。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為十。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隨應眾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眾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難化眾生而不捨之。為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為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頌曰。

- 三塗阻隔 六度相宗 施戒忍進 禪智開蒙 四等慈照 三學哀仲
- 唯斯福利 定由心崇 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與或喪 自忘休窮
- 六蔽久墜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 感應緣 七聖



晉亭湖神廟經驗

魏沙門釋志港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楊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咒。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咒。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咒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咒。神來出現。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常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垂發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愛懼。神見形。泰極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咒。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恐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就共問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保一本作

魏泰嶽人頭山街草寺。釋志港。齊州山莊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街草寺。寺即宋末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保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僧住街草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楊都道俗問誌。皆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不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塚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並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慈誦千遍。定感此徵。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認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唇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闕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勅許之。乃賈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髮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齋廚。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盛。侯君素集。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瑩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

而一本作

京學三論。歸寶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萬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隨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詣。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願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誦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按本傳云。逐歸安州入蜀。凡有法。皆令覆述。

唐襄州紫金山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利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皆聞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

而一本作

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訖講。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與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同身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鑿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聰動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徧。春夏方等。常坐不臥。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骸骨兩耳相通。頂有雙孔。眼眶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子志寧為文。又有釋遺裕。常誦法華。千有餘徧。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雖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

好一本作

埋之十載。扇爲發出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男女咸親敬仰。以函盛舌於陸北性谷南岸。爲建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何。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氣滿村。埋後十年。妻。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侯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萬有餘遍。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勤校無誤。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編。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半生。採綴菁華。以四時無事。身座常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兄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編。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錄。家門高遠。不好傳述。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到洛陽。二年正月。身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閻玉。年可十八。雖是奴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爲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柳項鎖腰。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奴婢。兼不信

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爲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丈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哺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爲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丈夫及兒女等。丈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閻玉去。使在地獄。看吾受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來。令汝男女知吾受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閻玉即死。唯心上。眼餘分。並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既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窺。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鏊湯煎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蘇已。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編。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兒

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  
 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  
 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云由汝不信因果今受  
 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聽  
 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  
 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  
 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為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兒婆羅門  
 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  
 梵經豈可不生信心憐得一人廻邪入正非直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  
 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  
 臥在地作夫人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  
 夫人受鐵犁耕舌吐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  
 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惺復說見夫人父誠勸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  
 獄上升天報此婢即為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  
 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囚道俗郡官聞者皆

願得此一  
 本作教誦  
 得此  
 藥上一本  
 有誦字

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  
 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  
 羅門至將軍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但莊云別有婆羅門誦得此三  
 部經密試虛實即對西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  
 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為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女  
 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  
 此諸官人等始為說實西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此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  
 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徽皇帝勅語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  
 資孰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  
 受益豈得不信世大夫亦上道至其家見婢誦經具說如是也

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訂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麗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顯正像。竊詎人情峻異。世序澆漓。仰別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瞽。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內無勝解。常爲五蓋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故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擣禍。招疊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寤。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輕重。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便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令依方便。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標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爲除罪障。冀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染淨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

釋一本作

今一本作

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說。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爾時破戒比丘。自知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能尋復。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卽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容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秤。悉爲血汗。見其秤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卽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廻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此事。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結使下一本無所使二字

汝若不調馬。放逸造衆惡。云何離慚愧。捨棄調伏法。威儀及進止。爲人所樂見。飛鳥及走獸。覩之不驚畏。行恐傷蟻子。慈哀憐衆生。如是悲愍心。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歸。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勇悍而自稱。謂己眞沙門。爲此不調心。忽作斯大惡。

說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寤。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爲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汝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而來見濟拔。如斯之比丘。久離市易法。見吾爲惡業。故來欲救度。實是賢聖人。爲我作利益。

說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肉秤。遠投于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何者爲最多。我以慚愧。捉持智慧秤。思量如此事。心已得通達。不見其有利。鈍者欲衰患。以是故我今。宜應捨離欲。往詣於僧坊。復還求出家。

作業一本  
作佛業

由上一本  
有五字

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廻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瓶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伽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惡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大石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咒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爲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救世大悲。汝當敬禮。爾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滋生耻愧。如癩病人。隨其醫。救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香。堅黑沈水。明星出時。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我。故爲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是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身。長二十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

於一本作有

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於空中。有聲唱言。罪滅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治。圖廁。經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圖廁。莫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為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佛告優婆塞。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為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坐。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勅優波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為一人持。毗尼者。為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好華旛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旛。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與大慈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衆生。下下心心。如

志心一本  
作至心下  
同

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志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為己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志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志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志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志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志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世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四重禁。獸受供養。

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離婆離婆諦 一 仇呵仇呵帝 二 陀羅離帝 三 尼呵羅帝 四 毗摩離帝 五 莎呵 六

戒下一本  
有若字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宣。如是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計說。此陀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衆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志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遍已。乃一懺悔。請一比丘。以為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戒。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如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說。

阿隸離婆其羅帝 一 羅帝婆 二 摩羅帝 三 阿摩羅帝 四 莎呵 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應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

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說

伊伽羅帝 一 慕伽羅帝 二 阿帝摩羅帝 三 郁伽羅帝 四 婆羅帝婆 五 座羅伽竭帝 六 座羅竭帝 七 豆羅耆竭帝 八 毗耆竭帝 九 離婆竭帝 十 婆羅離阿隸 十一 其羅隸阿隸 十二 持羅隸阿隸 十三 其闍隸阿隸 十四 提闍隸阿隸 十五 毗羅隸阿隸 十六 莎呵 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陀羅尼。若有下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陀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衆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偈。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行此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蠹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



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姪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酤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遠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管同斬首。既律無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滌。如咒枯木還生華果。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大行。義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既慚且愧。精勵形心。心想尚虛。罪豈定性。今欲科約行業。條例順違。善惡罪福。具兼二種。先就惡業。以論遠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辯此遠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量事而行矣。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感觸境。生著昏暗。不醒。所以造罪。二者內既癡醉。外為惡友所迷。隨順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所以造罪。四者既不修善。惟惡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為。所以造罪。五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停息。所以造罪。七者隱覆瑕疪。藏諱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所以造罪。八者身色強健。謂我常存。增狀作罪。不畏惡道。所以造罪。九者頑癡凶狠。魯戾抵突。無慚無愧。片無羞耻。所以造罪。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作一闍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如上十心。無

大行一本  
作所行  
緣一本作

從一本作  
緣

片一本作  
行

智且信一  
本作信且  
智○復一  
本作預○  
謹一本作  
別

住也一本  
作住世

明為本。增加不已。極至闍提。順入生死。從暗入暗。緣作結業。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遠順心也。既識生死罪惡之人。遇佛大慈。加攝哀念。立改過法。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生長。如王登位。宥罪緩刑。將行懺除。修善改惡。善中遠順。亦具十心。常須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一一觀破。此正悔過。立行本基也。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為善獲福。為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滅業。不敗亡。信為道源。智為能入。既智且信。眾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闍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二者悔罪。要方慚愧。為本。我慚此罪。不復入流。愧我此罪。不蒙天護。是為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義天。出世白法。是為懺愧。翻破無愧之黑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耳。三者怖畏無常。命如水沫。一息不還。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閑。是為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為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剋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為決定。要期斷惡。翻破惡念相續心也。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一切樂。此心弘廣。無所不徧。是為大乘菩提之心。翻破徧惡心也。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為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業。無辜起惡心也。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佛法。藉欲光顯。令久住也。是為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九者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護我。慈哀我。苦賜我。除罪清淨。良藥是為翻破。念惡知識心也。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

大慈一本  
作大意

會意部第四

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為心。但有名字。名為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是為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苦集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是為方等觀慧。日月照明。衆生遇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標大慈。具說如經。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重業。有可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三塗業。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率報不定。由不斷結。故有漏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全不定。今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惑潤業。業不率生。隨所斷處。故業永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率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現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永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為解債。故攝論云。若無苦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已生。無修道。無明諸行不熟。何以故。須隨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爾。故知觀理是真懺悔。故華嚴經偈云。

全一本作  
令○業不  
一本故不

一切業障海 皆由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當求真實相

相一本作  
初次同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相起。如此相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寤理。非無妄業。後若寤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唯空寂。常與諸佛同一真性。恒沙萬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親見。以不見故。常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為。猶如一堂筵。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盲人以無目故。遂於衆前。具造諸惡。時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申意。告白僧衆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師等。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親見。以不見故。遂於師前。無過不為。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然。昔造罪時。常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見已。但一切諸佛。三達。盤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

不見故一  
本作盲不  
見

若明燈下  
一本無明  
燈二字○  
應一本作  
豆一本作  
巨

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却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正解。狀若明燈。明燈一照。昏闇皆除。不以闇來無始。能推燈也。明闇解。或爾來無始。迷因。惡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燈。燈起。闇除。解生。惑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如迷方。待指南。而正。亦如惡類。衆薪。悔如豆火。須臾殄滅。是故涅槃經云。譬如毘華。千斤。不如真金一兩。造罪雖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從還。同盲人。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作已滋。自責懺悔。更不造。能拔根本業。

既知真偽。即知所緣。罪業從事。而生。惑情障。解迷。而不覺。故有斯罪。如雲覆日。如闇冥室。今之痛心緣。理而生。解與惑喪。如光滅暗。前心雖起。重罪。後念觀理。妄心即滅。妄境不生。久熏不已。業種自亡。故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又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滌令鮮淨。如是百千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願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也。

### 儀式部第五

此之一門行者。欲懺。要對三寶勝緣。境前。偏袒露膊。脫去巾履。女人不勞袒膊。具服威儀。合

掌。恭敬。請一大德。著年宿適。自心敬者。先當奉請十方三寶。以為良緣。故人述偈云。

歸命十方一切佛。頂禮無邊淨覺海。亦禮妙法不思議。真如自性清淨藏。

住於極愛一子地。得道得果諸聖人。我以身口清淨意。咸各歸命稽首禮。

然後請懺悔主云。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請大德。為懺悔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懺悔。

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懺悔。慈愍。故三偏袒。亦得。

第二懺悔師。先教識前罪性。輕重。具如初意。依論。懺悔總有四種。一更相易脫懺。是凡夫下品懺法。二永斷相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焦業懺。是賢人懺法。四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未能滅業。且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觀。未入聖位。雖得免。非未來不入惡道。然此業性常在。以熏成種。故如人斫樹。但去枝條。其根仍在。後二懺悔。要須緣空。宿理心境。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然後得滅。今且依第二。凡夫永斷相續懺。令業伏。不行。常依善友。發大誓願。臨命終時。亦得隨願。往生十方淨土。永離三惡。以住娑婆。恐心怯弱。不能堅固。意欲退者。當以五法。佐助。得不悔果。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一信者。為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二慚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效他作罪。又慚者。內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凡聖。四善知識者。是全梵行。五戒者。是汝大師。故三寶。是凡聖所依。故須歸敬。戒師臨時。種種開誘。令發大心。永斷後犯。臨時。誠助。不可預述。

洗懺部第六

不借一  
本信  
道  
逆一本作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鷄鳴時。澡漱正衣服。叉手拜十方佛。自在所向。當悔過言。某等宿命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至今世所犯姪姪。所犯瞋怒。所犯愚癡。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時。不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過。若心犯過。若意欲害佛。嫉惡經道。若闍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殺生。見人殺生。代其喜。身自行盜。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欺人。教人欺人。見人欺人。代其喜。身自兩舌。教人兩舌。見人兩舌。代其喜。身自罵詈。教人罵詈。見人罵詈。代其喜。身自妄言。教人妄言。見人妄言。代其喜。身自嫉妬。教人嫉妬。見人嫉妬。代其喜。身自貪發。教人貪發。見人貪發。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見人不信。代其喜。不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見人作惡。代其喜。身自盜佛寺中財物。若比丘僧財物。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輕稱小斗短尺。欺人。以重稱大。斗長尺。侵人。見人侵人。代其喜。身自故作賊。教人作賊。見人作賊。代其喜。身自惡逆。教人惡逆。見人惡逆。代其喜。身諸所更。以來生五處者。在泥犁中。時在禽獸中。時在辟勃中。時在人中。時在天中。時在身在此。五逆中生時。所犯過惡。不孝父母。不孝於師。不敬於善友。不敬於善沙門道人。不敬長老。輕易父母。輕易於師。父。輕易求阿羅漢道者。輕

眼  
一本作

易求辟支佛道者。若誹謗嫉妬之。見佛道言非。見惡道言是。見正言不正。見不正言正。某等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過。令某等今世不犯此過。殃令某等後世亦不犯此過。殃。所以從十方諸佛求哀者。何佛能洞視徹聽。不敢於佛前欺某等有過惡。不敢覆藏。從今以後。皆不敢復犯。佛語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過。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不欲生邊地。無三寶處。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佛語舍利弗。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羅漢及辟支佛。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滿千。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各三過讀。一日其得福。勝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又依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根本意。由業障故。不淨六根。具造十惡。處處貪著。徧六情根。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一切生處增長無明。今欲懺悔。廣請諸佛菩薩。讀誦大乘。志心徹到。發願求破壞身心一切惡業。念念之中。得見普賢十方諸佛。故說偈云。若有眼根惡業障。說不淨。但當誦大乘。思念第一義。是名懺悔眼。盡諸不善業。耳根聞亂聲。壞亂和合義。由是起狂亂。猶如癡發猴。但當誦大乘。觀法空無相。永離一切惡。天耳聞十方。鼻根著諸香。隨染起諸觸。如此狂惑鼻。隨染生諸塵。若誦大乘經。觀法如實除。永離諸惡業。後世不復生。舌根起五種。惡口不善業。若欲自調順。

想一本作

妄相一本  
作妄想

應勤修慈心。思法真寂義。無諸分別相。心根如猿猴。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當誦大乘經。念佛大覺身。力無畏所成。身為機關主。  
 如塵隨風轉。六賊遊戲中。自在無罣礙。若欲滅此惡。永離諸塵勞。  
 當處涅槃城。安樂心快怡。但當誦大乘。念諸菩薩母。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如此等六法。名為六情根。一切業障海。皆從妄相生。  
 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是故應志心。  
 懺悔六情根。

述曰。余自勤力檢討一切經論。雖復教人總懺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錄。將前二經懺文  
 稍略。所以偏引出之。竊尋衆生無始至今。造過極多。名數塵沙。若依前懺。又恐洗滌不可周  
 淨。今此已下。更依隋代。曼遮靈裕二法師。總懺十惡。冀周悉。雖是凡夫。所撰。然文義皆採  
 拾地持經論。聖意而積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諸德懺文甚多。比校周悉。未能逾下  
 二文也。

十惡懺文 師撰法

弟子某甲。普為一切法界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罪業。或殺害君親及與人羅漢。兵戈征  
 討。鋒刃殺戮。遊獵禽獸。網捕蟲魚。或經作惡王。刑罰差濫。乃至合靈。稟性蠢動。凡諸生類。殘

令一本作

害殺傷。及猛獸鷲鳥。遞相噉食。或盜佛物法物。僧物及他財寶。居官因事。納貨受財。或非已  
 室家。外行姪穢。莫簡親屬。不避僧尼。橫起愛憎。妄相妬忌。或虛詐妄語。誑惑君親。不知不見  
 言。知言見。憑託鬼神。詭誑世俗。或說詔兩舌。圖亂二邊。將此惡言。向彼陳說。持彼惡語。復向  
 此論。阻隔君臣。離間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壞。或出言。讒毀。毀譽他人。呵叱任情。罵詈在口。  
 或不以正言。乃為綺語。說善為惡。以臭為香。名長為短。說白為黑。謬言詭語。調弄於人。或志  
 在貪味。求取不節。性多瞋忿。恚怒自纏。或不識正理。迷惑邪見。謗佛法僧。說無因果。不信修  
 善。受人天樂。不信為惡。受地獄苦。或謂此身無因。而得。或謂未來斷無因果。毀壞塔寺。焚燒  
 經典。融刮佛像。以取金銅。汙穢伽藍。違越禁戒。或飲酒。噉肉。及食五辛。惡癡邪見。無惡不造。  
 凡此所陳。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從無始已來。定有斯罪。以罪因緣。能令衆生墮於  
 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命多病。常處卑賤。及以貧窮。共人有財。不得自在。婦不貞。謹。二  
 妻相諍。多被謗毀。為人誑惑。所有眷屬。弊惡破壞。不值好語。常聞惡聲。凡所陳說。常有諍訟。  
 假說真言。人不信受。吐發音辭。又不辯正。貪財無厭。所求不獲。常為他人伺其長短。不善知  
 識。共相惱害。常生邪見之家。常懷詭曲之心。無始已來。十不善業。皆從煩惱邪見而生。令依  
 佛性正見。力故發露懺悔。皆得除滅。譬如明珠。投之濁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  
 復如是。投諸衆生四重五逆。煩惱濁水。皆即澄清。弟子某甲。及一切法界衆生。自從今身。乃

至成佛。願更不造此等諸罪。歸命敬禮常住三寶。懺悔已訖。次禮懺功德發願。說偈云  
願於未來世。見無量壽佛。無邊功德身。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願得離垢眼。成無上菩提。普及於含識

總懺十惡偈文疏釋法

徒一本作  
自惟我生死。過去無初際。乃至於今生。相續不斷絕。愚癡暗覆故  
三毒火常然。雖有身與心。而不能自痛。徒蒙一切佛。放智慧日光  
照我二種身。亦未之知覺。懷惑生諸趣。無類而不更。諦思此因緣  
誰非已眷屬。又念諸衆生。元同一心海。因妄想識浪。幻起諸趣身  
是身無種種。與我同如性。因於失念故。彼我分別生。由之起愛憎  
常共相關諍。日夜懷嫌恨。思念相報及。遂於衆生中。無一不傷害  
貪奪於資生。非分起染欲。虛誑無實語。惡口不擇言。兩舌相破壞  
綺語調弄人。貪海無厭足。瞋火然復然。邪見背正教。詭曲無誠信  
違犯諸如來。一切清淨戒。嫌恨與愛憎。無心而不有。是罪若不懺  
長夜熏自心。積熏而不已。變成地獄處。及與諸苦具。諸佛於爾時  
皆悉不能救。唯除自發露。所造諸愆咎。應佛菩薩心。隨順本淨性

無始時無明。自此漸微薄。是故懷慚愧。深心悔諸罪。願佛放慈光  
照及苦衆生。所有煩惱聚。皆令悉消滅。自性清淨心。從此至究竟  
平等眞法界。於今得圓滿

下有六行偈。長安延  
興寺玄奘律師撰

夾註六一  
本作九  
隨一本作  
受一本作  
受一本作  
作發願

願曰  
傷已無始隨自心。順入欲流墮洄瀆。於中孤獨無救護。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受諸苦時報定。諸佛威神不能救。因逼事窮苦對至。方乃有此一念痛  
以其無明障膜厚。三毒之火常熾然。意欲遠離不能離。如癩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時復照及極苦者。往昔所造三業罪。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頂禮懺悔願滅除

五體悔前朝。三屈懺中夕。嗚椎誠旭旦。哀我苦勞役。引目寓金言  
悲傷塵垢積。咄哉形非我。嗟往常沉溺。脚蹶歧路危。揮手謝中析  
洗滌歸誠懺。皎潔凌雲釋。蕭索業苦離。昇陟隨緣益。雖未齊高蹤  
且免幽途歷

感應緣三略引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龍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尙武好攻。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尙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路轉高。稍得平。橋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橋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入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地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水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斷。二沙門云。此寒水獄也。荷便自購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老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請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異城不相雜。圍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畧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

制一本作

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為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為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割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標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眾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即消滅。如其顯顯羞慚。耻於大眾。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降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返。命終之後。剋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留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卽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一處。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眾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墮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臨淄。建業。鄖陰。成都。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真相。能往禮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眾。列倚甚多。有人執筆。北

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瞰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殺鹿之地。柳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又之。投錢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焉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言已。又投錢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報。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尙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錢。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遂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右此一驗。出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姓王。清河臨清縣人。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有所演。常歌讚。頌擁塵。聚戲必先為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俗之嗣也。任從師學。十九

本願然一本作率

出家。雖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誦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隴太白僧。毘禪師受業。後住京師慧雲寺。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每至夏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勇勵。萬五千佛日。別一徧。精誠難及。多感徵祥。自從小至終美。禮千徧。承師靜默。大有福德。嘗於興善。年別千僧七日行道。期滿厚贖。人奉十緡。將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減度。以普福田。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普盆錢。夏末常施。大業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麗。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作餅。以供供養。且洩二十斛。麵作兩日。調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動案。人物驚亂。并作切粥。以供大眾。須臾切麵。命羹。隨熟千人同飽。咸共欣慶。餅復堅韌。一無所壞。試尋看匠。通問失所。合衆悲怪。感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誓共合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昇壇。要馮美懺。又於一時。井忽涸竭。懺徒駐立。無由洗懺。美執香。臨井加祈。應時泉涌。過同舊足。時共歎怪。福力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資供養。每有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踏蟲蟻。慈濟合生。又年別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定繁。或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會昌。春秋六十矣。屍送南山。鷓鴣鳴。弟子等收骸起塔。樹碑會昌。侍中于志寧為文。右此一驗也。唐高僧傳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 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脚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萬物。喻之時雨。善療衆病。喻之良醫。能消饑渴。喻之甘露。接濟沈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照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藉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屬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入身。況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釁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華嚴經偈云。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禁戒。則是如來所讚歎。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sub>レ</sub>色壽及<sub>レ</sub>多聞。若無<sub>レ</sub>戒智猶<sub>レ</sub>禽獸。雖處卑下<sub>レ</sub>少聞見。能持<sub>レ</sub>淨戒名<sub>レ</sub>勝士。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持<sub>レ</sub>此戒得<sub>レ</sub>生諸禪定。又奉<sub>レ</sub>此戒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sub>レ</sub>此也。又智度論云。若求<sub>レ</sub>大利當堅持<sub>レ</sub>戒。如惜<sub>レ</sub>重寶如護<sub>レ</sub>身命以<sub>レ</sub>戒是一切善法住處。又如無<sub>レ</sub>足欲<sub>レ</sub>行無<sub>レ</sub>翅欲<sub>レ</sub>飛無<sub>レ</sub>船欲<sub>レ</sub>濟是不可<sub>レ</sub>得。若無<sub>レ</sub>淨戒欲<sub>レ</sub>得<sub>レ</sub>妙果亦復如是。若棄<sub>レ</sub>捨<sub>レ</sub>此戒雖復山居服藥食草與禽獸無<sub>レ</sub>異。若能持<sub>レ</sub>戒香聞<sub>レ</sub>十方名聲遠布。天人愛敬所願皆得。持<sub>レ</sub>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sub>レ</sub>身筋脉斷絕。心不<sub>レ</sub>怖畏。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sub>レ</sub>差別。因<sub>レ</sub>皆持<sub>レ</sub>戒所得。若不持<sub>レ</sub>戒。尚不得<sub>レ</sub>下賤人身。況復大人相報。又成實論云。道品樓觀以<sub>レ</sub>戒為<sub>レ</sub>郭。禪定心城以<sub>レ</sub>戒為<sub>レ</sub>柱。要佩<sub>レ</sub>戒印得<sub>レ</sub>入<sub>レ</sub>善衆。又薩婆多論云。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重於餘經。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sub>レ</sub>之生長。二一切佛子皆依<sub>レ</sub>戒住。若無<sub>レ</sub>戒者則無<sub>レ</sub>所依。一切衆生由<sub>レ</sub>戒而有<sub>レ</sub>三戒。是趣<sub>レ</sub>涅槃之初門。若無<sub>レ</sub>戒者則無<sub>レ</sub>由<sub>レ</sub>得<sub>レ</sub>入<sub>レ</sub>泥洹城。四戒是佛法瓔珞能<sub>レ</sub>莊嚴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sub>レ</sub>勝故。秘故。但諸契經不<sub>レ</sub>擇<sub>レ</sub>時人說。而得<sub>レ</sub>名<sub>レ</sub>經。律則不<sub>レ</sub>爾。唯佛自說。要在<sub>レ</sub>僧中。故勝也。又依<sub>レ</sub>涅槃經云。如圓護持<sub>レ</sub>戒。乃至沒命終不<sub>レ</sub>故<sub>レ</sub>犯<sub>レ</sub>佛說<sub>レ</sub>喻云。如一羅刹隨<sub>レ</sub>度海者。總乞<sub>レ</sub>浮囊。度者答言。擊<sub>レ</sub>殺<sub>レ</sub>身命。浮囊巨得。羅刹復言。不肯<sub>レ</sub>全施。見<sub>レ</sub>惠<sub>レ</sub>其半。彼人爾時亦不<sub>レ</sub>施與。如是展轉乞<sub>レ</sub>微塵許。彼人爾時乃至微塵亦不<sub>レ</sub>施與。菩薩摩訶薩持<sub>レ</sub>禁戒時亦復如是。煩惱羅刹教化菩薩令<sub>レ</sub>犯<sub>レ</sub>四重護。餘輕者菩薩不<sub>レ</sub>隨。勸<sub>レ</sub>犯<sub>レ</sub>僧殘。菩薩不<sub>レ</sub>許。勸<sub>レ</sub>犯<sub>レ</sub>波逸提。菩薩不肯<sub>レ</sub>勸。

犯<sub>レ</sub>提舍尼。菩薩不肯<sub>レ</sub>勸<sub>レ</sub>犯<sub>レ</sub>突吉羅。菩薩不<sub>レ</sub>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sub>レ</sub>四重禁及<sub>レ</sub>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sub>レ</sub>差別。作<sub>レ</sub>是願言。率以此身投<sub>レ</sub>於熾然猛火。滋抗終不<sub>レ</sub>毀<sub>レ</sub>犯<sub>レ</sub>三世諸佛禁戒。與<sub>レ</sub>居士女等而行不<sub>レ</sub>淨。復作<sub>レ</sub>是願。率以<sub>レ</sub>熱鐵。周圍纏<sub>レ</sub>身。終不<sub>レ</sub>敢<sub>レ</sub>以<sub>レ</sub>破<sub>レ</sub>戒之身。受<sub>レ</sub>於信心。檀越衣服。復作<sub>レ</sub>是願。率以此口吞<sub>レ</sub>熱鐵丸。終不<sub>レ</sub>敢<sub>レ</sub>以<sub>レ</sub>破<sub>レ</sub>戒之口。食<sub>レ</sub>於信心。檀越飲食。復作<sub>レ</sub>是願。率臥<sub>レ</sub>此身。大熱鐵上。終不<sub>レ</sub>敢<sub>レ</sub>以<sub>レ</sub>破<sub>レ</sub>戒之身。受<sub>レ</sub>信心。檀越牀臥敷具。復作<sub>レ</sub>是願。率以此身。受<sub>レ</sub>三百銖。終不<sub>レ</sub>敢<sub>レ</sub>以<sub>レ</sub>破<sub>レ</sub>戒之身。受<sub>レ</sub>信心。檀越房舍。復作<sub>レ</sub>是願。率以<sub>レ</sub>鐵椎打<sub>レ</sub>碎<sub>レ</sub>此身。令<sub>レ</sub>如<sub>レ</sub>微塵。終不<sub>レ</sub>敢<sub>レ</sub>以<sub>レ</sub>破<sub>レ</sub>戒之身。受<sub>レ</sub>信心。檀越禮拜。復作<sub>レ</sub>是願。率以<sub>レ</sub>熱鐵挑<sub>レ</sub>其<sub>レ</sub>兩目。不<sub>レ</sub>以<sub>レ</sub>染<sub>レ</sub>心。貪<sub>レ</sub>視<sub>レ</sub>好色。率以<sub>レ</sub>鐵錐徧<sub>レ</sub>耳。攪刺<sub>レ</sub>不<sub>レ</sub>以<sub>レ</sub>染<sub>レ</sub>心。聽<sub>レ</sub>受諸聲。率以<sub>レ</sub>利刀割<sub>レ</sub>去<sub>レ</sub>其<sub>レ</sub>鼻。不<sub>レ</sub>以<sub>レ</sub>染<sub>レ</sub>心。貪<sub>レ</sub>著<sub>レ</sub>諸香。率以<sub>レ</sub>利刀割<sub>レ</sub>去<sub>レ</sub>其<sub>レ</sub>舌。不<sub>レ</sub>以<sub>レ</sub>染<sub>レ</sub>心。貪<sub>レ</sub>著<sub>レ</sub>美味。率以<sub>レ</sub>利斧斬<sub>レ</sub>其<sub>レ</sub>身。不<sub>レ</sub>以<sub>レ</sub>染<sub>レ</sub>心。貪<sub>レ</sub>著<sub>レ</sub>諸觸。何以故。以<sub>レ</sub>是因緣。能<sub>レ</sub>令<sub>レ</sub>行者墮<sub>レ</sub>於地獄。餓鬼。畜生。又發<sub>レ</sub>願言。菩薩護持<sub>レ</sub>如是諸禁戒。已悉<sub>レ</sub>以<sub>レ</sub>施與<sub>レ</sub>一切衆生。願<sub>レ</sub>令<sub>レ</sub>衆生得<sub>レ</sub>清淨。戒不<sub>レ</sub>折<sub>レ</sub>戒不<sub>レ</sub>退。戒隨<sub>レ</sub>順<sub>レ</sub>戒。畢竟戒具足。成就<sub>レ</sub>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sub>レ</sub>如是清淨戒時。即得<sub>レ</sub>住<sub>レ</sub>於初不動地。述<sub>レ</sub>曰。菩薩既能<sub>レ</sub>如是堅持<sub>レ</sub>禁戒。得不<sub>レ</sub>退果。今勸<sub>レ</sub>道俗。有能<sub>レ</sub>仰慕<sub>レ</sub>者。從<sub>レ</sub>受<sub>レ</sub>三聚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家出家所有<sub>レ</sub>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sub>レ</sub>圓護。是真<sub>レ</sub>佛子。開<sub>レ</sub>佛性門。入<sub>レ</sub>涅槃道。又十輪經云。或有<sub>レ</sub>戒壞。見<sub>レ</sub>不<sub>レ</sub>壞。於<sub>レ</sub>聖道中。堪<sub>レ</sub>任<sub>レ</sub>法器。四句分別。思意可知。故涅槃經

從一本作

要上一本  
有說字

要一本作

迎一本作

便一本作

得下一本  
有聖字

云。於乘殺者乃名為殺。於戒殺者不名為殺。亦有四句分別可知。又辯慈長者子經云。佛為  
辯慈長者子。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

不殺得長壽。無病常解脫。一切受天位。身安光影至。不盜常大富。  
自然錢財寶。七寶為宮殿。娛樂心常好。男女俱不姪。身體香潔淨。  
所生常端正。德行自然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聰明。談論不吃塞。  
所說眾奉用。酒食不過口。無有誤亂意。若當所生處。天人常奉侍。  
若其壽終後。二十五神迎。五福自然來。光影甚輝燁。

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陀利家。生其七男。六兄並得須陀洹道。唯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  
利。身得阿那含果。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國常備旃陀利行殺。國中男女。犯殺盜淫及餘重  
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時國王召彼大兄。言。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拜自陳。特願弘恕。我受  
五戒。守身謹慎。乃至蟻子亦不敢殺。不能為非。寧自殺身。不敢犯戒。時王奮怒。勅市殺之。復  
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恣王欲殺。殺心不得。仰從王命。即令梟首。次召諸弟五人。皆言  
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便殺之。次復召小子。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怒。前殺六子。  
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  
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終不與惡如一毛髮。今此小子。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是故

念子既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憐念子故。是  
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  
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我造罪根。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屍。而  
圍維之。為起六倫婆。與之供養。日三懺悔。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  
滅。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陀洹果。雖生惡國。以道力故。猶故持戒。不起殺盜淫兩舌飲酒  
等過。又雜寶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後。出剎賓國。時剎賓國  
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  
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  
動。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此住。龍即出去。不敢停住。  
爾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  
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人。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  
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又賢愚  
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彌弟子。護持禁戒。沒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  
別送食。就處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爾時尊者。日時  
恐晚。即告沙彌。汝往取食。沙彌善。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答言。沙彌為師。迎食。女心歡

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貌殊妙。年始十六。淫慾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顯影。現染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爲有風病。頓狂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毀我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已時至。我常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爲此舍主。我爲汝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盛。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汗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關擲門戶。得一剃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行。正爲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刻頸死。血流汗身。時女怪遲。趨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自拔頭髮。分裂面目。婉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開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爾耶。女默不答。心自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答。具述前緣。父聞女言。心無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愛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汗赤。如梅檀。即前作禮。讚言。

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載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衆香木。圍毗供養。父即請師。廣爲大衆。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三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衛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咸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經云。一切聖人。皆以無漏法得名。無爲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所趁慢。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爲生所重。今此三寶。爲諸羣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爾時長老阿難。向佛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衆生。得正知見。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假使滿閻浮提。須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滅度。

不可及一本  
本作所不  
及所

所能一本  
不能

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陀尼。斯陀舍人。滿二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舍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單越。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四天下。辟支佛。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萬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算數。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千倍。萬倍。百千萬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若復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已。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百千萬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萬倍。億倍。非算數譬喻。所能知。及若復有人。受沙彌戒。沙彌尼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式叉摩那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比丘尼大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盡形壽。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復勝於前。阿難聞說三歸依處。乃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校量。是故佛言。名為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又善生經云。若人

令受一本  
作含受

神一本作  
命一本作  
備一本作  
福

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大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唯三寶勝。故若起。謗毀。獲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耆域。調達。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苦樂有異。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令受三歸。終生天上。有懷妊者。為其胎子。受三自歸。生已後。有知見。復教三歸。設有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如是。教。若買奴婢。能受三歸。及以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要受三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稱名。咒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見。審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胎。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禮。伏地。志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未起之間。其神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為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譬如陶家 墮墮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得。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與衰之本。尊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又僧  
護經云。爾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兜率  
天。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彌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為大檀越。供養彌勒世尊。及比丘僧。  
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况我弟子。如法出家。坐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  
爾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得大吉利。晝夜心中。不離念佛。歸依法者。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不離念法。歸依僧者。得大吉利。晝夜心中。不離念僧。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初利天上。為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事。  
為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鬘。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  
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乘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  
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為母說經。佛為三世一切之救。  
唯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  
常。汝素所知。何為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為母猪。以是為毒。人趣  
受身。不敢為恐也。佛言。欲脫猪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  
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來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

即一本  
作即入  
定

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燒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泣。  
怪兒墮地。語謂之。災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  
由。父言。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歲。尚不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無令輕慢。兒遂  
長大。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連。通過。見傍兒言。我和南。舍利弗等。驚  
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為母說經。我時為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  
自歸。得人。汝豈不知耶。比丘即禪。亦尋知之。即為咒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為說法。父  
母及兒。內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之福也。

神衛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其九是何。歸佛有三神。一名陀摩斯那。二名陀摩婆羅  
那。三名陀摩流支。歸法有三神。一名法寶。二名阿寶。三名辯意。歸僧有三神。一名僧寶。二名  
護衆。三名安隱。又依灌頂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衆說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梵志。來到佛  
所。稽首作禮。胡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令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  
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可稱計。梵志  
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言。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告梵志。汝能  
一心更三自歸。已。我當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受三歸者。梵

今一本作



指一本作

應一本作  
向次同

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已。則有受者。佛弟子衆能稟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正道解脫。是名爲法。無師獨覺。是名爲佛。能如法受。是名爲僧。若無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又薩婆多論問。云何爲歸。云何爲趣。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分。趣者是口語。復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復有說。信可此法。是名爲趣。問曰。歸者爲歸色身。爲歸法身。耶。答曰。歸法身。若爾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是法身。器故害得逆。問曰。歸依佛者。爲獨歸一佛。爲通三世佛。耶。答曰。諸佛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雖指一佛。爲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耶。答曰。若廣三從境。別塵沙。若廣境。從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臆中。當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臆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僧。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復言。歸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不見放。身軀疲痛。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可

死。是故唯說三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佛下今字  
一本作令  
○先始一  
本作先受  
拓一本作  
口無教一  
本作口無  
我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五八十戒。三歸。下依受文。自別。大前。有受三歸。得戒者。有善來得戒者。今此宗中。但明信邪。且久。今創易。心歸。正。佛。今先受三歸。後始受戒。是名翻邪三歸。故智度論云。先始三歸。後始受戒。若久來信佛。不須先受三歸。但依五戒。八戒。三歸。先受。已後受三歸。然後受戒。相。依智度論。正欲受時。具修威儀。至一。出家人前。戒師爲說善惡兩法。令識邪正。生其欣厭。開託心神。然後爲授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初三歸。依竟。即發善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教。屬已。故薩婆多論云。若淳重心。受具教。無教。若輕慢心。受但有具教。無其無教。是作無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爲求受歸趣者。是人爲得。不得。答。或有得。不得者。加迦尸女。癡不能言。餘人爲受者。得。自若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大集經云。妊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已。兒無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問曰。總別云何。答曰。二種皆得。故善見論云。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佛。竟。亦爾。二總受者。如前受者是也。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不正。云歸依佛。若師言。佛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爾。或言。不出口。或遂師語。不具。又不稱己名字。並不成歸。或中邊。二國



領一本作

言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樂殺生。戒師手執其刀。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殺。汝能持不。胡夷領頭答言。好。亦得成。受戒。問曰。先後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三寶位差別故。若愚癡無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歸。若先知解。故倒說者。得罪。亦不成三歸。問曰。對趣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間樹下空野海邊。輕繫地獄。皆得成歸。無受戒法。又成實論。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答曰。經說諸龍。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戒不。答曰。如薩婆多論說。龍畜等。以業報無所知曉。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齋。但增其善。不得齋也。又如四分律說。龍得三歸者。如買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歸。無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者。此並知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受戒。自外愚癡猪羊蠶蛤等。並不發歸。問曰。漸頓云何。答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俱不得。問曰。若爾。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問曰。得從一二三人。各受一歸。答曰。不得。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隨日多少。受皆得也。

校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明治二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印刷  
同 年九月 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平民

藤田祐真

東京府下芝區  
三田松阪町二十四番地

校訂者

同

松岡了巖

同 京橋區  
築地三丁目百十七番地

印刷所

秀英舍

同 京橋區  
西紺屋町二十六七番地

